语言：小说欣赏的最高层次

王彬彬

孙犁写于抗战时期的《文艺学习》一书，连绪言共六章，第三章是《语言》。孙犁说："从事写作的人，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。"又说："重视语言，就是重视内容了。一个写作的人，为自己的语言努力，也是为了自己的故事内容。他用尽力量追求那些语言，它们能够完全而又美丽地传达出这个故事，传达出作者所要抒发的感情。"

汪曾祺在《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》一文中说："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，一种手段，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。……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。它是和内容（思想）同时存在，不可剥离的。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，可以剥下来，扔掉。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，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。往往有这样的说法，这篇小说写得不错，就是语言差一点。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。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，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；这张画画得不错，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。我们也不能说，这篇小说不错，就是语言差一点。语言是小说的本体，不是附加的，可有可无的。从这个意义说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，小说的魅力之所在，首先是小说的语言。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，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。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，看了三行，就看不下去了，因为语言太粗糙。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。"

孙犁也好，汪曾祺也好，都在强调，在文学创作中，语言是第一位的，语言是最根本的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一个文学创作者，从写下第一个字，到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，都应该处于语言意识的明确支配之下。世间不存在语言很好的坏作品，也不应该有语言很差的好作品。

如果我们承认"文学是语言的艺术"这个道理，如果我们认可孙犁、汪曾祺关于语言的看法，我们就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：一个文学鉴赏者应该如何面对作品？一个文学鉴赏者应该从哪一条道路进入作品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汪曾祺在《关于小说语言（札记）》中有过解答："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。……要从总

体上把握住一个作家的性格，才能分析他的全部作品。什么是接近一个作家的可靠的途径？——语言。”

因此，一个文学鉴赏者首先面对的是文学作品的语言；语言是文学鉴赏者进入文学作品的正道。如果一个作家倾注了全部心血去经营语言，如果一个作家的才华、智慧、性格、气质甚至思想，都渗透在语言里，而鉴赏者在鉴赏他的作品时，却像跨过一道门槛一样跨过语言，却像扔掉一层包装一样扔掉语言，却像拂去一层灰尘一样拂去语言，那岂不是太不合理吗？如果这样对待作品却又想获得对作品的真正理解，岂不是炙冰使燥、挑雪填井吗？

因此，我们完全可以从鉴赏的角度，对孙犁和汪曾祺的话做些改写。如果说，一个作家应该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，那么，一个鉴赏者就应该像领会真理一样去领会语言；如果说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，那么，读小说自然就是读语言。这样，我们就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语言是评价作品的基本标准。当我们面对作品时，首先感受到的是语言，并且始终通过语言感受其他的一切。当我们试图对一个具体作品做出评价时，首先应该掂量的，是作品的语言。

欣赏小说，可以有三个层次，即欣赏故事的层次，欣赏思想的层次，欣赏语言的层次，而最高的层次，是对语言的欣赏。品味和寻思语言，包括作品一字一句的表达，作品遣词造句的方式，总之是作品中的各种修辞手段。这样说，似乎又在强调故事、思想、语言是可以分离的。其实当然不是。前面说过，小说的思想、情感、心理、风景等方方面面的问题，都可归结为语言问题：方方面面的好，都可归结为语言的好；方方面面的坏，都可归结为语言的坏。

一定有人会从思想的角度提出质疑。有人会说，如果一部小说语言很寻常，却有着独特、深刻的思想，那这样的作品也不能算“好”吗？就算这样的小说确有可能，这种有思想而无语言的作品，只能算是有缺陷的“好作品”，离杰作还差得远。其实，我们无法想象精美的思想却用粗糙的语言表达。语言的粗糙就是思想、情感的粗糙，就是观察、体验的粗糙。我们还可以说，语言的凌乱，就是思想、情感的凌乱，就是观察、体验的凌乱。

……

（责任编辑/张兰　郝大鹏）